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八

田一

六祖下第四世

黃藥運

則六

大慈中

二月

平田岸

則一長沙岑

則九

子湖蹤

則二

乘寬

二則

白馬照

則雲際祖

則一陸大夫

則五

則七

甘贊

二則

龍潭信

則道吾智

則六雲巖晟

則七

則一

百歲哲

一則

船子觀

則二高沙彌

則三李翔

一則

一則

翠微學

一則

性空

一則

僊天

二則

本空

一則

三平忠

一則

黃藥

則禪師

遊天台

逢一

一則

僧與之言

如舊相

識熱視之

目光射人

乃

一則

一則

偕行屬湖

水暴漲

指笠拄杖而止

其僧率師

一則

一則

一則

同渡師曰

兄要渡

自渡彼即

褰衣躡波

若履

一則

一則

一則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
早知當斫汝脛其僧嘆曰真大乘法器我所
不及言訖不見頌曰道人猛利難親近溪竺
中流驗作家憶昔高人何處去夜添和月過
平沙 雲 息 前溪綠漲雨初晴浮笠波心寧
禪平伎倆由來抵如此放教急急奔前程 石

黃藥一日在盤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
宗為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
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
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為
師便掌彌曰太鹿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
說鹿既細隨後又掌頌曰 象王蹉踏師子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嘖呻奇哉三掌分付著人大唐扶得其天子
不動干戈致太平楊柳錢黃金殿上顯全機
爭似揚眉瞬目時二度个牙親弄處干戈中
立太平基東山酒曾施三掌願君王佛法何
曾有寸長應行沙門封斷際至今無池著慚
惶北海心大機之用誰擔荷斷際孤風不可
追濟比少年曾未委風光太子已先知石溪
月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攔腮便掌重賞分明
前際後際獨見太平寶舒拂開龍体现直至
如今六國清兄同林共膝下黃金貴掌中天
地寬風雲欣際會四海盡清寒西岩惠事轉雷
掣電奮全機正是潛龍熟睡時忽地夢回春

恨斷曉風吹雨過前溪開極雲黃蘗一日辭
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
笠子太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縱在
裏許泉曰王老師聲師戴笠便行頌曰相見
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
愁龍門達黃蘗因裴相國鎮宛陵達大禪苑
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蘗名之公
一日拓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
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頌
曰師前跪托請安名驀地雷鋒喚一聲不是
裴公誰敢應直教聾瞽也開聽分得裴相
當時忘却名被人喚著又惺惺不知未具胞

胎日誰敢塗糊此性靈佛印元五彩粧來掌
 上擎老胡剛為立虛名君今欲得超諸祖須
 向金剛頂上行世尊身不是心兮不是佛黃
 蘗喚出是何物裴公從此認虛名天下衲僧
 跳不出車堂清捧來前面請安名黃蘗高高
 喚一聲剖出從前真面目從茲佐得國風清
 楚安才裴公悟處絕說說天水能翻萬丈波
 霹靂機中反活眼鋒銚句裏罷干戈峯頭路
 暫經過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名正字亦正形端影必端呼來并議
 去醜屎雜旗檀日君身土木形骸權障佛呼
 喚去強名誰要知箇裏難安立袖國須當

大姓裴開極雲黃蘗云汝等盡是噇酒糟漢
 還知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聚
 衆為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
 無師頌曰凜凜威風不自誇端居寰海定龍
 蛇大中天子曾輕觸三度親遭弄个牙雪書
 顯無師充塞大唐國噇酒糟漢會不得竹寺
 間過春已深落花亂點莓苔色佛慧大唐國
 裏無禪師與君携手歸家裏拋鉤本欲釣鯢
 鯨誰知釣得跛鼈子白雲黃蘗山中明示衆
 大唐國裏暗藏身袈裟一角猶拖地誰是裴
 林有眼人佛鍾惠大唐國裏無禪師不許會
 舌抵許知著肉汗衫如脫了方知捧喝誑愚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疑龍門達 大唐國裏無禪師禮拜歸堂更不
疑堪咲河陽新婦子不如臨濟小厮兒 鼓山
非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
國裏老婆揮今日為君注破了 徑山 果 象外
橫設宇宙身聖凡極盡不容塵衲僧意氣合
如此當場誰是奪標人 寶 有禪無師真

可咲大唐國裏何處討可憐多少路行人 噯
却酒糟隨路倒 懶 荆棘林中宣妙義
蒸園裏放毫光十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
過短牆 卷通 義從親處斷貧向富邊休腰
纏十萬貫騎鶴上楊州 或 卷休 大冶烹金豈
一途無星秤子定鎚銖秣這無師成渴逗角

舟已過洞庭湖 通 卷 寺 鬼門貼卦鬼猶驚又
見毛頭掃帚星若得過關公驗正夜深把手
御街行 中 卷 空 國內無師眼裏高分明拈起
七星刀衲僧皮下如無血未免依前噎酒糟
或 卷 墓 洞門無鑰匙閣崔嵬風露高寒且非
人世是則是天上人間知幾幾者僧一問不
將來黃蘗通身是泥水 通 卷 若 大唐國裏無
禪師獨弄單提見也無茫茫宇宙人無數幾
箇男兒是丈夫 月 林 觀 大唐國裏無禪師
酒糟漢難解注只是無師苦口禪天下無如
黃蘗苦 井 卷 壯 黃蘗在百丈開田歸丈問運
閣黎開田不易師云隨衆作務丈云有煩道

用師云爭敢辭勞丈云開得多少田地師將
鋤築地三下丈便喝師掩耳而去頌曰相
見言談理不虧等閒轉面便相揮畢竟水須
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龍門達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下丈上堂曰山僧
不解答話祇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
法眼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頌曰輕
如毫末重如山地前天涯去後還黃葉殞時
風骨露水邊依舊石爛斑靈堂愚大慈一日
因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師曰般若以何為
體州大咲而出明日州掃地次師曰般若以
何為體州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頌曰

以何為體呵可笑推倒當頭陷虎機鳥帶香
從花裏出龍含雨向洞中歸心閑實
台州平田普岸禪師下丈師一日訪茂源
源纔起迎師把住曰開口即失開口即喪去
此二途請師別道源以手掩鼻師放開曰一
步較易兩步較難源曰著甚死急師曰若非
和尚不免諸方檢點頌曰主山高與案山低
幾見雲開又合時彷彿暮樓堪對處兩峯相
峙絕高低絕像參廝撲欣逢是對頭拳未踢
去兩相酬中間手面交加處鵲眼鷹睛莫可
求竹屋蘭平田見僧來便打僧近前把住挂
杖師曰適來造次僧奪棒却打師師曰作家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作家僧禮拜師近前作提勢僧呵大笑拂袖出去師曰草賊大敗頌曰祖令初行亦可觀從他互換太無端幸然打著其間漢草賊終來識不難木克一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湖南泉師一日遊山歸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蓉頌曰天地絕纖埃何人眼不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巖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長沙無限意西貢拂拂山香滿路飛野花零落草離披春風無限深深意不得黃鸝說向誰上方

益獨步曾無語逢人口便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薄霧飾紅日輕烟襯綠苔若將詩句會埋沒法王才佛鑑無事携筇閒縱步堂中首座問何來潛奇掩勝皆窮盡不謾遊山空往回木克一落花芳草如鋪錦滿目春光入畫圖門外相逢親切處也勝秋露滴芙蓉圓悟熟芳草纖茵迎步綠落花鋪錦拂衣香歸來說似諸禪子蕩蕩風光遶畫梁長沙因僧問如何是上上人行履處師曰如死人眼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頌曰死人眼死人手金烏飛玉兔走直截根源取之左右張翁醉倒卧官街元是李翁

喫私酒中空長沙因僧問了即業障本來
空未了應須還宿債只如二祖是了不了師
曰空又問雲門門曰確頌曰長沙空雲門
確信手拈非造作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
總有絲毫騰蛇遶脚大為秀長沙一日遣僧
問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
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不
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
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
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抵如百尺竿頭
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
四海五湖皇化裏頌曰玉人夢破一聲鐘

轉眄生涯色色齊有信風雷催出蟄無言桃
李自成蹊及時及節力耕犁誰怕春疇沒膝
泥天童克朗州山澧州水四海五湖皇化裏
百尺竿頭進步時築著磕著自家底老長沙
也希有好路不行草裏走踏著南山鼉鼻蛇
驚起西南看北斗佛無愁一句舉揚宗旨事
法堂上草亦須荒回頭却說人間話大地山
河常放光光未明無有佛三條椽下好商量
岑大蟲岑大蟲澧州水朗州峯長沙
因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問師曰百千諸佛
但見其名未嘗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
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師曰得聞題取一篇頌曰 黃鶴樓前法戰
時百千諸佛豎降旗渠無國土居何處留與
多才一首詩死心新聞名直下驚天地更問
所居成自謗回首却登歸去路家家門下透
長安宣源清黃鶴樓詩崔顥題古今吟詠
難齊秋空月影千江印春曉流鶯是處啼大

洪達千佛靈蹤莫別求長沙機轉有來由要
知靚面難藏處黃鶴樓前鸚鵡洲禾山方海
水有時終見底人生到死不知心秀才若會
翻身句管取白衣入翰林為受源黃鶴樓中
四望賒滿天風月屬詩家百千諸佛居何土
風起長江湧浪花普教平百千諸佛倒騎

對面分明失路頭却問老師何處去勸君更
上一層樓黃龍震百千諸佛聞名久國土莊
嚴何處求靚面岩無精徹眼又隨船子下揚
州南華易百千諸佛但聞名國土何曾不現
成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寶峯
龍門遠曰大衆秀才問佛居何國土長沙
為甚麼却恁麼直秀才尋常嘲風咏月為甚
麼長沙面前一辭不措若是黃鶴樓有甚麼
難題處聽取山僧題破乃頌曰 容顏甚奇
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覲
黃鶴樓前共語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衷腸已
訴無人會惟有清風明月知天童亮赤土纔

將盡簸箕鳥雞何事忽驚飛自從題入新詩
後黃鶴樓前忘却歸月堂黃鶴樓前鸚鵡
洲夕陽西去水東流要知諸佛居何處風葉
蕭蕭月滿樓仙堂黃鶴樓前題一篇無限
惜大失平曷長沙一隻眼長長今古何曾有
蹤跡心間貴堂堂妙相真難比歷歷梵音猶
更奇可憐逐句尋言者踈過長沙觀面機知
不知黃鶴樓崔顥題詩佛性泰百千諸佛問
米由崔顥曾題黃鶴樓雪後竹籬梅亂放一
枝臨水最風流仙堂黃鶴樓前題一篇無限
脚底過鷗鷖認不知仙堂黃鶴樓前題一篇無限
樓上頭春色少人遊清香已逐殘春去無限

狂蜂惑不休法堂崔顥曾題黃鶴樓長沙
拈起當風流大千國土俱家業諸佛何曾有
地頭泥源秀才覓火和煙得長沙賣石著
雲饒欲知千佛居何土贏得詩揮價轉高
樓黃鶴樓前一首詩把將掃帚盡蛾眉百
千諸佛真消息觀面分明舉似伊源百
尺竿頭一布巾分明寫出酒家春相逢不飲
空歸去明月清風也笑人仙堂百千諸佛
居何土崔顥曾題黃鶴樓倒腹傾腸猶不會
長江千古自東流天百千諸佛在何居
黃鶴樓詩錦不如問汝秀才題也未一篇題
取黃鶴詩錦不如問汝秀才題也未一篇題

人盡有這箇祇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
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臂與一踏山曰因直
下似箇大蟲自此諸方稱為岑大蟲長慶云
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和法難
扶頌曰汾雲散盡月當空免子懷胎產大蟲
跳出風前弄牙爪至今撼動廣寒宮一作
者提持迥不同廣寒宮裏起清風一朝踏到
雖然活已落他家隔寒中長長沙因僧問
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大唐天子還
自割茅刈草麼曰未審是何人成佛師曰是
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如人
因地而倒因地而起地通甚麼頌曰岑公拂

袖播鴻機問佛人多作佛梯王主割茅親下
手不能土上更加泥汾陽臺殿重重紫氣深
星分辰位正乾坤金輪不御閭浮境豈並諸
侯寶印尊子嚴慎春風曉尚寒歌樓聲咽
夢驚殘金輿不御人間世休羨臺中日月寬
目雲岩巨岳何曾之土唐皇豈可刈茅禮拜近
前叉手西天十萬迢迢古佛即自己自己即
古佛珊瑚漱澗十洲春蟾餘暎奪驪龍窟
悟勸長沙因三聖令秀上座問師曰南泉遷
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
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
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

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答
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聖曰若恁麼猶
勝臨濟七步然難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
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日香南泉遷化一則
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頌曰
客見長沙路陌同令人依約探家風須彌萬
仞磨今古折箭量天枉費工佛元長沙似
水洗水者僧自倒自起三聖特地出頭賣盡
滿園桃李月堂長沙老長沙老入理深談
何處討昨夜三更斗柄垂依舊天明日杲杲
南泉遷化知不知今古傳來也大奇也大奇
雪裏誰能解辨梅大圓智探花蝴蝶舞三臺

啄木掉頭鳴訝鼓處處相逢岑大蟲元來便
是長沙虎長重羅蔔頭禪聒噪人霜刀累
切了無痕自古不通人咬嚼只容衲子鶻
吞正堂也大奇也大奇長沙盡虎却成狸
南泉一去無消息空使行人說是非佛鑑
王老踪由孰可知那堪更問大蟲兒直饒石
筍抽條盡無處堪尋向上機後子舒也大奇
也大奇卷舒出沒看全機若非鑑物張華眼
未免隨人說是非石溪長沙因僧問如何
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
已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
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示偈曰誰

向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
無歸頌曰 塵刹平常露此身疑生情動見
疎親湖南城裏從來事未賤柴多足四鄰
寧勇誰問山河解轉身轉身方覺体全真清
淨界中無一物一重山後一重人 大圓智一
顆圓明非內外老盧鏡裏絕纖塵山河大地
非他物萬象森羅露此身既不會更無人向
道湖南好養民 長沙因有僧問如何是
諸佛師師云汝從無量劫來承甚麼人恩力
頌曰 水墨丹青狀不成混然竹木箇精靈
求恩乞福他桎校向道明明自不聽 佛字身
混沌未分便有渠堂堂相貌絕名模長沙謬

道承恩力試問還曾識也無 疎山常
衡州子湖岩利蹤禪師 湖南來師住子湖院
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
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臨濟會
下二僧叅師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
便歸方丈或有人問如何是子湖狗師云噉
屎頌曰 子湖堂上縫人行只為堂前狗子
得見影聞聲心膽懾當頭寧免喪殘生 正覺
送子湖狗子最威憚來者投明莫暗行向道
有時如不見當頭咬殺喪平生 佛國白老大
宗師沒巴鼻養狗之緣太兇戲奪牌禪客如
引來鈎刀爭及吹毛利 龍門遠子湖狗子鈎

戟牙齒虎豹遭傷象龍被恥外道天魔望風
頂禮立國安邦不勞弘矢南堂具貧家無所
有只養一隻狗任是佛出來也須遭一口類
如如蹉過跨門一機昧却見成公案子湖指
處太親直須急著眼看漸翁子湖因僧問
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否師曰達僧曰真正
理作麼生達師曰霍光當時賣銀城與單于
契書是什麼人作其僧無語頌曰手裏然
綸卷復舒扁舟撥洞庭湖忽然惡浪翻空
立收拾歸來一伎無月坡明
鄂州茱萸山和尚明南來問僧曰開茶為復
是將山說水為復是問道參禪曰和尚試道

看師曰雕蚶鑊給不染之泥勞君遠至曰運
身是鉄猶被一槌師曰降將不斬頌曰杖藜
林下步蒼苔擾擾勞生眼未開好是花紅隋
水綠一時流出洞中来北唐思游山玩水事
尋常早晚歸來夢似霜踏破草鞋回首看數
聲猿叫白雲鄉任事勇來時相伴來去時相
伴去須知去與來同行不同步地邊鴨聽雷
嶺上風吹樹九曲黃河徹底潭三千年清只
一度佛鑑集茱萸上堂汝等諸人莫向虛空
裏釘樞時有靈靈土座出衆曰虛空是樞師
便打虛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便歸方丈頌
曰虛空是樞幾人諳獨有靈靈家善來疎倒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乘黃雖倚勢龍頭蛇尾更何堪本者一

荆南白馬晏照禪師荆南常曰快活快活

及臨終叫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

和尚當時被勘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願如

今何得恁麼地師奉枕子曰汝道當時人如

今是主無對法眼代云當時但掩耳出去頌

曰一二三四五金木水土鼓之以雷霆潤

之以風雨誰道者漢生也顓顓預預死也莽

莽鹵鹵出地戴恩甜瓜微蒂甜苦瓢連根苦

拈起枕子時新羅夜打鼓實事一生叫快

活臨終沒依怙甜瓜微蒂甜苦瓢連根苦

照本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參南

泉問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

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藏雲實

云草象漢師云直得不往來時如何泉云亦

是藏雲實師又問如何是珠雲實云

泉召師祖師應諾泉云你不曾我語師信入

雲實云百尺竿頭作恁個不是好手者裏某

得隻眼實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麼

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頌曰問

渠摩尼珠摩尼在何許呼名應答聲諸方某

錯舉神鼎碧波深處釣魚翁拋餌牽魚力

已窮一棹清風明月下不知身在水晶宮佛

志泉別是非明得喪應之心指諸掌性來不

徃來只這便是藏輪王賞之有功黃帝得之
罔象轉樞機能伎倆明眼衲僧莫向替天童
竟往來是藏珠何在省去方知不計求罔象
得之猶特地回光返照便甘休中蒼鷹
逐兔驪龍翫珠透青眼不瞬照物手寧虛徃
來不徃來草裏湯塗糊百尺竿頭入虎穴分
明月上長珊瑚圓悟勤牧者易見者難見者
易用則難見得用得二無兩般閒把一枝歸
去笛夜深吹過汨羅灣遊卷演分明月上長
珊瑚一段風光燦太靈大地衆生同受用如
來藏裏本來無必源岳一顆玄玄不昧歷劫
曾無向背可憐窮漢愚痴日逐伶俜牽隊南

泉傾盡愁腸恰似水澆鴨背而今直下拈來
對面一槌打破普菴王宣州刺史陸亘大夫
或稱侍御或稱中丞見南泉問南泉弟子家
中有一片石有時或坐或卧如今擬鐫作一
尊佛還得麼泉云得大夫云莫不得麼泉云
不得不得頌曰問得也道得不得還不得
侯白何曾白侯黑未是黑貴他王老師天下
賊中賊賊大夫象簡曾拈得正竟遠得與不
得天寬地窄坐卧經行無勞疑惑真如語
泉得得何似不得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黃龍
親從家中來家中何所有持此一片石磨
大堅且久靈山曾獻佛帝釋聊舉手心中出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何物安樂并長壽龍門遠南泉道得拈出片
石南泉道不得拈出片石石中有王淨無瑕
堪與大夫為寶璧見得不見一絲毫坐卧未
曾離頃刻不用雕鐫徒勞拂拭儀相堂堂分
明歷歷若人於此便回光何必當來見彌勒
佛也然前得得後不得一貫誰知兩五百雨

一

十三

撥蕭蕭風松瑟瑟隔山人聽鷓鴣詞錯認胡
茄十八拍石菴大夫鐫石意弥高王老無
端敬壞化裂破重開行活路一天風月照婆
娑掩室開得得與不得分明露肝膽無人知
此意令我憶南泉簡翁敬坐卧曾經幾度春
半封苔蘚半籠雲無稜無縫難提掇空把肝

腸說向人開松雲泐手持來難蓋覆依前兩
手還分付一枕清風睡正濃鳥嚙花落品前
路諾菴陸大夫問南泉曰肇法師也甚奇
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
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頌曰
見聞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
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雪竇舉則易
見還難彌盧頂上天風寒峩峨直下蒼龍窟
誰敢覲著晦堂天地同根自唯然當時猶
喜遇南泉指言見此花如夢須信壺中別有
天白雲端大夫作牧見南泉舉古明今理事
圓正好捨身拚命處不知何故却茫然保寧

剪舉則易見還難同根天地又顯南泉指
 出花如夢對此憑君子細看死心新一枝兩
 枝千萬枝金刀擬剪却難披不離披有誰知
 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上方生
 山潤石韞玉林秀淵藏珠見此一株花似夢
 灼然根本不同途王老師脫規模解向長安
 正開處喚起悠悠陸大夫圓悟動南泉瀝膽
 詢諸人笑指庭前別是春不是守株閒待兔
 且須騎鶴上青雲佛鑑熟軌云天地與同根
 半見爭如理見親一檻蓮花渾已物滿天風
 月與誰論堪笑南泉老作猶來因語識人可
 斷陸亘大夫對面埋沒家珍佛燈珣若知天

此本同根不應重來更問人却得南泉親指
 似等閒花發夢中春鉢山莊天地同根伸一
 問未曾擡步已亡家無陰陽慶花重發玉本
 無瑕似有瑕徑山果南泉據令不輕酬曾指
 庭花對陸侯舉世盡從忙裏老誰人肯向死
 前休真淨文須知天地共同根萬物從來元
 一體未審南泉庭下花幾人看了夢相似照
 堂一指點深紅與昔同更無天艷在芳叢南
 泉笑裏移春去留得殘紅醉蜜蜂心閑賈玉
 洞玄閑道路長潘桃豈是等閒芳塵藏不許
 人間見只恐春風漏泄香正堂耕堪笑當年
 陸大夫獨誇身外更無餘不因指出花如夢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爭得雙眸翳盡除無甚需未曾脚下分泥水

剛向人前弄口唇滿眼芳花胡蝶夢不知辜

負洛陽春肯堂克同根一體都如夢夢裏惺

惺眼又花蝴蝶飛來過牆去不知春色落誰

家雪菴瑾天地同根物一體大夫曾舉向南

泉庭前指出花如夢幾箇親曾到檻前天目

惜裁書擬欲扣天關往往無人可共論因得

老生輕指撥臨風不覺暗消魂虛堂愚天地

同根已自明大夫何用逞英靈壓良為賤南

泉老笑指庭花換眼睛無隱鑑陸亘回珠轉

玉南泉換斗移星花陰滿地日午夢覺流鶯

一聲南岩勝天地同根元一體盡師難盡亦

難描南泉轉步移身處引得黃鸝下柳條蕭

岩菴陸大夫問南泉師姓甚麼泉曰姓王公

曰還有眷屬麼曰四臣不昧公曰王居何位

曰玉殿苔生公曰玉殿苔生時如何曰不居

正位頌曰金鴨香消更漏長沉沉玉殿紫

苔生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石

恍新玉殿苔生正不居四臣無路納嘉謨老

農知是承誰力風暖歌聲落野鉏石林

陸大夫問南泉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

麼泉曰如國家用大夫作甚麼頌曰大悲

手眼問來親王老酬機列主賓倒轉鎗頭來

快便從茲六國絕烟塵野菴陸大夫問南

泉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有身麼泉曰分明
記取舉似作家公曰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
界成就曰適來摠是大夫分上事頌曰馬
前相撲入交失脚不來外求當面修則六合
彼中身分明舉似人到處世界摠成就脫畧
窠臼還滲漏月堂 泚州甘贄行者見南
泉一日入南泉設齋時黃蘗為首座行者請
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麼道
爭消得某甲贗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
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觀頌曰
甘贄有收有放首座徹底惺惺雲收雨霽長
空闊一對鴛鴦盡不成松源 拋來撒去互

施呈地獄門前鬼眼睛觀破觸髅肝膽外聲
醞頂上復重明虛堂 甘贄又一日入南泉
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眾為
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出
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麼處座曰當時便
去也泉傳破鍋子頌曰一般設粥古今稀
十利功圓果不低鍋鏊盡穿無煮粒叢林遠
近摠應知汾陽 甘贄設粥詣南泉請師念
佛眾僧前狸奴典座言歸去當時鍋鏊一時
牙忘明 兩頭水牯忽相逢出入平田淺草
中杖子擊來何處去悠悠千古永無蹤保寧
身槌下分明漏泄多尋常設粥却請訛狸奴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白牯無尋處枉使厨頭打破鍋佛曰白吳路
相逢句已酬閒吹菴管向汀洲漁人貪碩沙
頭驚不覺扁舟逐浪流雪本預財施無窮法
施多為他狸牯念摩訶無端甘贄低頭拜捺
撥南泉打破鍋張無盡特來設粥誇英俊那
知王老更風流打破粥鍋呈醜拙狸奴白牯
一秤收跡山如高吟大笑性猖狂潘閣騎驢
出故鄉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范堂準狸奴白牯念摩訶事似南泉打破鍋
雖然佛法無多子天下叢林不奈何鼓山圭
南泉打破閒家具浩浩諸方作話看今日為
君重舉過明明歷歷不顛頑徑山吳甘贄笑

粥顯家風王老無端贄施功報去始將鍋打
破也知賊過後張弓海印信甘贄設粥念摩
訶致見南泉打破鍋萬事但將公道斷任教
四海動干戈應堂一甘贄設粥施財南泉將
鍋打破輸他白牯狸奴贏得一場因果二人
暗中紅心疑殺厨前典座莫疑好煮粥別無
巧只要頻頻攪圓悟點太平自來不打諸人
也須照顧甘贄米裏有蟲南泉鍋是鉄作君
看大冶精金終不墮羣錮佛慈惠甘贄設
白粥南泉費盥醋彼此落便宜至今斷來路
或菴鉢針鋒相撲便干戈帶累南泉打破鍋
莫謂當年輕放過大都有罪不重科笑翁堪

甘餐設粥南泉打鍋一般病痛徹底請訖更
有些兒好笑明朝餓殺禪和雪菴理設粥般
勤請念誦白槌各為念摩訶上來功德要圓
滿渡去厨頭打破鍋橫川珠行者失却眼南
泉破却鍋湯堂僧不厭一箇俗人多南岳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天師未出家時為餅
鋪住在寺前每日常供餅十枚上天皇皇受
已却留一餅與之曰惠汝以蔭子孫師曰是
其將來何以返曰惠汝皇曰是汝將來復汝
何咎師因有悟入遂授出家頌曰將去將
來事不差龍潭固問勿交加後來多少爭唇
吻春鳥喃喃罵落花汾陽昭十餅每將留一

箇因思何謂蔭兒孫團團將去還將入不覺
醍醐到頂門白雲端南岳山頭見石頭便歸
古岸狎沙鷗謾分胡餅為香餌引得金龍上
直鉤佛國白持來送去樣團團覆蔭兒孫義
不寒何似當時休擘破渾崙留與後人看無
準範受惠當思報將他一餅回出家緣法到
當下得心灰橫川珠龍潭因天皇曰汝昔崇
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
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
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曰
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
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

良父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
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
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頌曰脫白投師貴
苦辛擎茶問訊盡躬親無端再叙三年事笑
倒街頭賣餅人白雲地據款結案得失過半
盡力擔當上船離岸無不指示汝擎茶行食
處聖解凡情不過來軒軒頭角起風雷月堂
昌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荆楚山因僧問如
何是和尚深深處師下禪床作女人拜曰謝
子遠來無可祇待頌曰驪龍海外瑞雲高
四望歸宗萬劫潮木人來問西宮事回惠東
園一顆桃根子青回頭已落今時路不露鋒

鉗豈得圓撥動少林閑換子誰知別是一堂
天成枯木草戶柴門謝子來躬身下拜笑眉
開深深密密親分付莫道寶山空手回珠山
如深深親下拜三代禮金該此意如不然玉
帛云乎哉無半菟歲餘時清禮義多相逢陪
酒又陪歌當筵不辭開懷飲如此一天風月
何東更顯道吾見南泉泉問闍黎名甚麼師
曰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師曰切忌
道著泉曰灼然道著即頭角生三日後師與
雲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
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合作麼
生行後師便抽身入僧堂泉便歸方丈師復

來把針巖曰師弟適來爲甚不祇對和尚師
曰你不妨伶俐若不薦却問南泉適來智頭
陀爲甚不祇對和尚某甲不會乞師垂示泉
曰他却是異類中行岩曰如何是異類中行
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
角生直頃向異類中行岩亦不會頌曰言
詮不到是同袍拂袖歸堂衆乃淘沙礫真金
無辨別不須疑慮更切切汾陽昭金剛際下
古髑髏幾被人踏血濺空明月任從君自掬
寒松那棄白雲封我子青道吾因石霜問百
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向他道甚麼師喚沙彌
彌應諾師曰添淨瓶水著師良久却問霜適

來問甚麼霜擬舞擧師便歸方丈霜於此有
省頌曰垂手還他作者機尋常語裏布鎗旗
重詢擬進歸方丈一句分明更不疑并霞耳
道吾到五峯峯問還識藥山老宿麼師曰不
識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頌曰白
雲深處路難通擬問踪由已涉功挂角羚羊
無影迹從容還落正偏中并霞耳道吾因過
山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山曰有幾人
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山曰不病底莫是
智頭陀麼師曰病與不病搭不干他事速道
速道山曰道得也與他沒交涉頌曰妙藥
何曾過口神醫莫能捉手若存也渠本非無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至虛也渠本非有不滅而生不亡而壽全起
威音之前獨步却空之後成平也天蓋地擎
運轉也烏飛兔走天皇覺道吾因趙州來著
豹皮棍把吉撩棒在三門前等候繞見州來
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祇候著師又唱
喏一聲而去頌曰得人一牛還人一馬虎
驟龍驤誰敢定價三千里外見說說生鐵一
團無縫罅尼無著一吹無孔笛一撫沒絃
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潘巷
光道吾作舞一曲無譜若將耳聞未敢相許
野巷潭州雲巖曇晟禪師葉山因道吾
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

背手摸枕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
曰遍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熱道祇道得八
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頌曰
遍身是通身是拈來猶較十萬里展翅崩騰
六合雲搏風鼓蕩四溟水是何埃垤兮忽生
那箇毫釐兮未止君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
捧頭手眼從何起雪竇一竅靈通八面玲瓏
無象無私春入律不留不礙月行空清淨寶
目功德臂偏身何處通身是現前手眼顯全
機大用縱橫何忌諱妖童第應兄呼豈偶然
嬉遊時在舊山前通身手眼如何會拾得寒
山笑揭天歌洪演若師回鏡裏首那吒還復

舊時身不知手眼從何起便道全軀在剎塵
拂心通身是手眼徧界不曾藏背摸床頭挽
翻身嫌夜長天章觀音妙音十八十九眼見
耳聞是人知有左握軍持右擎楊柳担乘放
開鳥飛兔走思大洪大悲許多手眼如人夜摸
枕子徧身通身起來盡受奴驅婢使君不見
認著牛迹裏失却大海水轉變未得時依前
有依倚歸去來歸去來拍天洪浪如浮埃月
堂昌徧身是通身是酥酪醍醐為一味毫端
湧出須彌盧芥子吸竭滄溟水十靈吞煉正
眼窠廓照用同時人境俱奪捧頭喝下錯承
當背手拈來已失却莫莫水是水兮山是山

切忌無繩而自縛悟大悲菩薩千手眼如
人背手摸枕頭翻筋跳出布袋口不妨隨處
逞風流和徧身是通身是淨潔渾身泥却
疾拽來露出猛風吹誰教背手摸枕子復打
三棒鍊雲巖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
曰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
也師堅起掃帚曰這箇是第幾月吾休去玄
沙聞云正是第二月頌曰借來聊尔了門頭
得用隨宜即便休象骨岩前弄蛇手兒時作
麤老知羞天章雲巖同道吾自南泉回藥山
師問藥山曰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
困倦且待別時來師曰某甲特為此事歸山

來山曰且去師便出吾在方丈外聞師不薦
不覺齧得指頭血出却下來問師師尼去問
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師曰不為某甲說吾便
低頭頌曰饑食嫩草遙山去渴飲寒泉均澗
回放蕩不耕空劫地暮天何用牧歌催潮
雲巖因僧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

四一

廿一

曰便好埋却頌曰便好埋却更無依托天上
人間逍遙快樂切忌思量涉路途不勞彈指
開樓閣瑞菴雲巖因藥山問開汝解弄獅子
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
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
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瀉山為問承聞

長老在藥山弄獅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
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獅子
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頌曰凡想金毛獅
子子旃檀林下青莎裏置也置也威自全一
出六出眉趄起非擬擬知幾幾星流不啻三
千里天外風清哮吼時為君吸盡西江水唯
寶放出金毛獅子百獸不見踪由要得爪
牙全露直須自把繩頭拙菴雲巖初來百丈
後造藥山山問甚麼來師曰百丈來曰百丈
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
味具足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
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曰爭

柰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曰在百丈
多少時師曰二十年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
也不除頌曰
行盡千峯路轉高肯歸
方憶舊雲房貪尋古調單子曲暨蹉胡家一
韻長枝子青雲巖因僧問二十年在百丈侍
巾餅為甚麼心燈不續師曰頭上寶華冠曰
頭上寶華冠意旨如何師曰大唐天子及冥
王後僧舉問九峯虔禪師大唐天子及冥王
意旨如何虔曰却憶洞上之言頌曰 玉鞭
高舉擊金門引出珊瑚價莫論迥古輪王全
意氣不彰寶印自然尊 丹霞亭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 洞山與密師伯

到叅師問曰闍黎近離什麼處洞山曰近離
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麼曰不得姓師曰名
什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廊
幕在師曰豈不出入山便拂袖去師明日入
僧堂曰昨日對二闍黎一轉語不穩今請二
闍黎道若道得老僧便開粥相伴過夏速道
速道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共過一夏頌
曰 燒香人靜杳無聲苔滿丹墀皓月明入
戶當堂慵正坐出門尤懶下階行 丹霞津枯
木岩前烟嶂昏羚羊挂角覓無門玉板暗擲
千峰外一線虛通曉色分孤迥迥絕痕痕萬
古寒潭攪不渾正坐當堂金殿冷回頭盡是

我兒孫自得師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拂
袖辨諸訛依前還自舉還自舉栢巖堂上雨
花雨月卷果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詞藥
山師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為交洎離藥
山謂同志曰子率性踈野唯好山水他後知
我所止遇伶俐座主指一人來遂分携至華
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吾後到京口遇夾山
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曰法身無相曰如何
是法眼曰法眼無瑕吾失笑山下座請問某
甲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失笑望不吝
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
甚處不是曰某甲終不說請往華亭船子處

去山曰此人如何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
錫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直造華亭船
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住
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佯箇甚麼山曰不是目
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
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
千尺意在深潭離釣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
口被師一撓打落水中山繞上船師又曰道
道山擬開口師便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
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淥水
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

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錦鱗始過山乃掩耳
師曰如是如是頌曰泛舟駕險三十春繫
處竿頭死活人夾嶺挂分千古韻明江山翠
萬重新技巧捨短從長有幾人遠求船子
扣玄津蘭橈數柱徒開口水色山光特地新
竟海元不犯清波不擲鈎怪哉當面觸鼉頭
微茫一噴朦朧雨萬壑千溪水逆流保亨勇
長竿放去隨波浪絲線收來獲錦鱗橈下反
身何脫洒回頭不見舊時人佛迹是蘆葦蕭
蕭江岸秋長天獨月向西流離鈎三寸無人
道笑倚蘭橈自點頭張無盡慕口一橈玄路
絕藥山之道始流傳離鈎三寸無消息覺海

方乘般若船徑山果白雲檻外思悠哉密密
金刀剪不開幽洞不拘金鎖意縱橫無繫去
還來丹霞一葉輕舟泛海隅金鈎釣得錦
鱗麤幾多逐浪迷源者誰識清波意自殊枯
木成離鈎三寸如何道馮擬還同眼裏沙蓬
底月明載歸去却前風韻落誰家真歇了離
鈎三寸何不道法眼無瑕瑕轉多若使一橈
全腕力朱涇無復水重波竟陵海首座渺渺
煙波一葉舟竿頭絲線幾沉浮離鈎三寸如
何道便有金鱗暗點頭尼無著一橈提起
定網宗直得乾坤大地空只為夾山輕放過
至今四海錯流通別峯一橈打著這瞎漢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堪笑令猶行一半竿頭絲線釣鯨皮煙浪擊
雲猶是鈍國語本一撓劈腦沒遮欄大海波
濤徹底乾盡謂單傳并直指誰知抱被祖師
謾密卷餘離釣三寸已周遮臭口纔開隔海
涯贏得雲山渺秋水至今長映夕陽斜以雲
推三寸離釣一撓百千毛竅冷颼颼雖然
田一兩手親分付要在渠懷自點頭無際本夾嶠
當年錯用心貪他香餌被他擒點頭三下無
言說水闊山遙恨轉深漸翁瑛了無錐地可
容身却泛孤舟據要津不獨夾山遭毒手至
今賺殺一船人笑翁堪合頭著語酬船子恰
如掘地覓青天直饒撓下通明徹也是華亭

破漏船蘇臺辨無相無瑕便倒戈只因輕信
智頭陀若還不到華亭上鐵鑄船撓柁汝何
南史茂朱涇深處泛扁舟伶仃閣黎上立鈎
劈口一撓空宇宙遠山疊疊水悠悠舊唐書
笑中棄却竹林寺將謂華亭有幾多窮性命
於撓下裏細思成敗是簫何宋宗本三十餘
年在藥山鬼家活計豈能傳當時不得夾山
老你且耐煩撐破船清溪微船子囑夾山曰
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莫藏
身吾二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既得他
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鑿頭邊覓取
一箇半箇接續母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

顧師遂喚聞黎山乃回首師豎起橈曰汝將
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頌曰 夾山橈下
悟心休何患身名踏履舟今古華亭垂釣者
煙波江上使人愁 照竟極 蓼夾蘆花碧海秋
錦鱗躍浪上金鈎目前無法回頭者踏履船
來得自由 羅漢南 不犯清波意自殊口開目
瞪尚踟躕漁舟覆却無踪跡落日秋風戰荻
蘆 佛陀 老手當年靠夾山全機喪盡結深
冤父南子北家何在撥轉天關地軸翻 暗堂
迷葛口一橈全殺活點頭三下鼻撩天至今
千古風流在誰道華亭覆却船 佛照光 撈透
機先子欲酬還雷楫下汗如流踏翻船子水

悠悠直入千峯不轉頭 水卷一 藏身無迹更
無藏脫體無依便屬當古鏡不磨還自照淡
煙和露濕秋光 沒踪跡處莫藏身看來端
是眼中塵金機打破繫驢極棒頭敲出玉麟
麟 因極 米明鏡當臺一推打破東魯西秦無
可不可肯堂光 一橈劈口虛空破三點驢頭
覆却船父子至今俱不了江湖波浪錯流傳
天童淨 機輪元不挂絲頭會有金鱗上直鈎
葛口一橈猶未徹踏反船子有來由 松源岳
吳口未開經萬劫絲毫纔犯鐵輪隨雨散雲
收明月夜反動江波說向誰 未庵 夾山不
在一橈上明月蘆花夜夜寒誰謂華亭消息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斷儼然秋色在江山斷空觀散席迢迢到海
涯點頭撓下喪金機父南子北今何在月冷
漁歌落釣磯天目札一下蘭橈驚口鞭大洋
海底火燒天父南子北家何許風滿長空月
滿船素老稱意金鱗一上釣華亭江水合
西流釣船盡底掀翻了惱亂春風卒未休升
有註藥貼分明說得親不知裏面偽和真諄
諄教誡癡兒女莫把方書誤後人虛堂愚一
揮緝揚灣金鱗得處難長江深有恨不合踏
反船西岩忠藏身處沒踪跡無影樹頭靈鳥
宅沒踪跡處莫藏身不萌枝上春花拆有來
由誰辨的天曉西風拂拂吹松欵一徑爭拋

擲東谷光藥山高沙彌明藥山因藥山問曰
見說長安甚開師曰我國晏然山曰汝從看
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
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甚麼不得
師曰不道他無只是他不肯承當頌曰
撞破虛空七八片逆開金鎖兩三重轉身直
入青霄外多少行人覓路蹤成枯木興亡虛
去又虛來為渠國土絕纖埃須彌頂上無根
草不受春風花自開投子青高沙彌住菴一
日雨中來相看藥山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
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鼓笛雲巖曰皮也無
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師曰今

日大好一場曲調頌曰 偶尔垂言借問伊
知音爭使落今時胡茄不犯宮商曲玉笛橫
時却外吹丹霞津 鼎州李翱刺史見藥山嚮
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執經卷不
顧侍者曰太守在此李性褊急乃曰見面不
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

李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
會麼李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忻
愜作禮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
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
頌曰 雲在青天水在瓶恐君妄解作惺惺
汾陽問你幽鬼聽如實神通現姓名 汾陽略

雲在青天水在瓶丹霄把手共君行回頭不
覺寒更曉一片紅光海上生 圓通集雲在青
天水在瓶眼光隨指落深坑溪花不耐霜風
苦說甚深深海底行 張無盡隴西賢相登藥
嶠雲在青霄水在瓶風靜雲消空獨露天門
玉女不曾局 天寧寺 古人問道復何言水在

餅中雲在天故國要歸驛便得離亭雲月渡
頭船 白楊順制使當年問道時單鎗匹馬到
禪扉再四垂慈猶未曉揮毫落紙更明詩 羽
山晚陌路相逢不相識雲水悠悠無定跡饒
君富貴百千般爭似儂家窮的 大洪恩貴
耳而賤目背手抽金鍬仰面看青天箭過新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羅國并山肝雲在青天水在餅平生肝膽向
人傾真金自有真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此
海心若陳見面太懸殊雲水重新誑惑渠謾
說當時曾省悟却將魚目當明珠天日禮接
草瞻風不奈何深山有道要經過只因貴耳
而賤目引得全身入草窠毒毒即今非見
面昔日不聞名一句添三句篇章讀不成
岩鳥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丹霞一日在
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問曰西來密旨和
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
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躁
根曰時至根苗自生頌曰曾扣西來問翠微

經行駐步大慈悲當時投子如能薦惡水重
將更潑誰水一師子出窟驪龍入穴撲眸
風生衆獸腦裂更弄爪牙反成漏泄時至須
憑返擲機分明踏破澄潭月後子舒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丹霞因僧參人事
了師曰與麼下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曰甚
甲結舌有分師曰老僧又作麼生曰素非好
手師便仰身合掌僧亦合掌師乃拊掌三下
僧拂袖便出師曰鳥不前兔不後幾人於此
茫然走祇有閑黎達本源結舌何曾著空有
頌曰進不前退不後頭尾中間兩處走胡
僧撫掌咲呵呵此土西天未曾有佛鑑入

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曾經達本源結舌更
無過若是叅方士須達末後句大圓智晝復
夜初中後金鳥飛玉兔走於此茫然與悄然
捻是鯢跳不出斗石漢月
僊天禪師或作天仙披雲和尚來纔入方
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為物雲
曰祇見雲生碧嶂馬知月落寒潭師曰祇與
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喝雲展兩
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而出師
曰死却這漢平生也頌曰 有客訪師終入
門由來賓主未曾分箭鋒相拄皆無咎善始
全終誠罕聞本覺一眼明慣識陣雲高兩手

揮戈戰不休世事若將公道斷將軍歸去合
封侯他象作者相逢箭拄鋒其中綿密不
通風要須惜取眉毛好免使全身落草中竹
屋簡僊天因僧叅方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
暉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晒
却即閒苦死覓箇騰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
打勢僧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來師曰
隨我者隨之南比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
與不隨且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頌
曰將軍帳上孰能過不易僧初善切蹉蛇尾
龍頭弓劍折山藤三十未為多本覺
馬頰山本空禪師嗣大顓因僧問去却即今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言問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未得多
少時曰即今索和尚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
即迷源曰如何即是師示頌曰心是性體
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迷源祇
者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佛鑑云問不徒
然若無靈設纔隨語轉覲面千山後偈中雖

四一

少未

有收有放其奈錯下名言山僧重為別過乃
有偈曰心本非心性本非性心性兩忘誰
少誰剩老倒本空灼艾求病妄外迷源孤負
凡聖心性從來體一同有無空處透真空
古今妄外迷源者春入園林處如紅蓮華
本空上堂抵這施為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

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
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
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
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
祖翁師曰大眾前不要牽爺侍娘曰大眾忻
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眾性看僧作禮師曰
伊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
負平生行脚眼頌曰參禪學道莫匆匆動
轉無非觸祖翁口在面門猶不見喫茶清話
故難通水中鹽味知相似色裏膠清信不空
欲得不招無間業莫將情辭訪宗風南堂與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嗣大顛因問大顛不用

指東劃西請師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
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顛曰若是鳳凰兒不向
那邊討師札拜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
圓頌曰徹底老婆心不向那邊討父子要
挨機無端入荒草圓悟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八

田一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